



# 中国历史纵横 (五)

郭一平 主编

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杨坚受禅称帝 .....   | 1   |
| 独孤皇后的妒与贤 ..... | 5   |
| 杨广施奸夺位 .....   | 9   |
| 运河工程 .....     | 13  |
| 三使台湾 .....     | 16  |
| 隋炀帝三幸江都 .....  | 18  |
| 隋相高颀 .....     | 23  |
| 义师蜂起 .....     | 27  |
| 李渊称帝 .....     | 30  |
| 玄武门之变 .....    | 34  |
| 贞观之治 .....     | 38  |
| 唐玄奘西行求法 .....  | 42  |
| 文成公主入藏 .....   | 46  |
| 武则天称帝 .....    | 50  |
| 酷吏来俊臣 .....    | 55  |
| 韦后专权乱政 .....   | 60  |
| 开元之治 .....     | 63  |
| 名相姚崇 .....     | 68  |
| 安史之乱 .....     | 73  |
| 马嵬兵变 .....     | 77  |
| 鉴真东渡 .....     | 82  |
| 奸相李林甫 .....    | 86  |
| 名将郭子仪 .....    | 91  |
| 甘露之变 .....     | 96  |
| 牛李党争 .....     | 100 |
| 会昌废佛 .....     | 104 |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黄巢起义 .....     | 108 |
| 朱温称帝 .....     | 112 |
| 李存勖三矢定江山 ..... | 117 |
| 幽蓟十六州 .....    | 122 |
| 歌声才歇便兴嗟 .....  | 126 |
| 孟昶洽后蜀 .....    | 130 |
| 李昇化家为国 .....   | 134 |
| 可怜薄命作君王 .....  | 138 |
| 周世宗柴荣 .....    | 142 |

## 杨坚受禅称帝

杨坚（公元541年—604年），弘农华阴（今陕西华阴）人，祖籍武川（今属内蒙）。父名杨忠，是西魏12大将军之一，赐姓“普六茹氏”。后仕北周，官至柱国大将军，封随国公。

杨坚于西魏文帝大统七年（公元541年）生于冯翊（今陕西大荔）的般若（音bō rǎ）寺，14岁即任京兆尹功曹，15岁以父荫授散骑常侍、车骑大将军，并晋封成纪县公。由于他年少勋高和“貌有反相”、“恐非人下”之嫌，故招致北周统治集团的猜忌。武帝宇文邕在和叔父宇文护的争权斗争中，依靠杨坚的实力地位和杨氏家族的影响，得以巩固自己的政权。杨坚的恩宠不衰，未尝不是宇文邕的回报。但宇文邕对他亦有戒心，知他不是久居人下之辈，故采取许多怀柔笼络之策，使其为己所用。建德二年（公元573年）太子宇文赟（音yǎn）纳杨坚长女为妃，这种政治联姻，使2人在君臣之分以外，又结成儿女亲家，为宇文政权的长治久安，拴上一条姻戚纽带。从这一举措，可以看出宇文邕的良苦用心。

大成元年（公元579年）杨坚之婿宇文赟即位，是为宣帝。杨坚以皇后之父的身份晋封为上柱国、大司马。大象初，又升任大后丞、右司武，不久再擢升为大前疑。宣帝每次出巡，均由杨坚留守京师，统摄朝政。从此威望渐隆，外戚擅权之势已成，主弱臣强之局已定。宇文赟之与杨坚，虽有君臣之义，翁婿之情，仍惴惴不安，“颇以为忌”。加之后宫四妃争宠，彼此相谗；而杨后

之尊，又成为众矢之的。起初，宣帝还能明是非，分曲直。以后因毁语日多，是非莫辨，常怒斥皇后道：“必杀你全家诛你九族。”一次宣帝召杨坚以议事为由，察其神色，验其忠奸，谓左右曰：“杨坚入宫，若有惶惧之色，即杀之。”杨坚见宣帝之后，神色自若，仪态安详，才免遭杀身之祸。此后，宣帝昏暴日甚，喜怒无常。一天借故将杨后赐死，逼令自缢。幸因杨坚之妻独孤氏入宫求赦，叩头流血乃免。杨坚虽百般韬晦，仍情不自安，就向昔日同窗，时任内史上大夫宣帝宠臣郑译求助说：“我求外任以苟全，望公相机相助。”恰值宣帝欲委郑译伐陈重任，筹划征服江南事宜。郑译借机要求杨坚参与，担任扬州总管，总领伐陈军事，得到宣帝首肯。临行之日，宣帝忽得暴病，急召刘昉、颜之仪等亲近大臣，入宫托付后事。杨坚见朝政不稳，以病足为由，留京以观事变。宣帝弥留之际，口不能言，无所嘱托。刘昉见太子甚幼，就与郑译合谋，矫称宣帝诏命，命杨坚入宫辅政，总管中外兵马大权。宣帝病逝后，刘、郑二人秘不发丧，俟杨坚调兵遣将，部署就绪之后，才讣告朝野。杨坚于大象二年（公元851年）5月24日扶植宇文阐即位，年仅8岁，称为静帝，改元大定。杨坚自任大丞相，都督中外诸军事。总揽军政大权后，第一要务就是铲除北周宗室势力。6月4日以千金公主远嫁突厥为由，将赵王宇文招、越王宇文盛、陈王宇文纯、代王宇文达、滕王宇文赟（音yóu）5人召至京师，均以谋逆之罪于同年6月、7月、11月先后诛杀。至此，杨坚牢牢控制了北周大局。此后虽有相州（今河南安阳）总管尉迟迥、郢州（今湖北安陆）总管司马消难、益州（今四川成都）总管王谦相继起兵反叛，均被杨坚迅速平定，

无伤大局。杨坚于北周大定元年（公元 581 年）2 月受禅称帝，改元开皇，仍都长安，立长子杨勇为太子。杨坚原承父荫，曾封“随国公”，因改朝号为“随”，又恶“随”字带“走”，故将“随”去“走”为“隋”，称为隋文帝。杨坚从矫受诏命入朝辅政，到代周称帝前后不到一年时间，其得国之易，在改朝换代史中，是无人与之相比的，故历代史家叹为异事。

杨坚立国之后，颇能勤政。史称杨坚每日平明听朝，日员（zè）忘倦。五品以上官员，均使之论事；由于论事时间过长，就命宿卫传餐朝堂而食，这在封建帝王中是独一无二的。他经常外出察访，路逢上表者，则驻马亲自询问，诸如官吏为政之得失，百姓生活之疾苦，均在察访之列。为了惩治贪官，他往往派人伪行贿赂；受贿者则处以死刑，且亲自临决。开皇年间，关中地区大旱，百姓无以为生，他派人至民间察看百姓所食何物，有得豆腐杂糠回奏，杨坚流涕展示群臣，并引咎自责，减损御膳，一年之间不食酒肉。还让关中饥民就食河南，泽及万民，堪称义举。

杨坚的俭朴之风，亦为世称颂。史称杨坚“居处服饰，务在节俭。”隋宫嫔妃，均着多次浣濯之衣。车马服饰破敝，补缀而用，不得新制。杨坚平日御膳，荤食只限一肉，素菜数碟而已。开皇十五年（公元 595 年），相州刺史豆卢通进贡绫纹布匹，杨坚命焚毁于朝堂之上。此后，再无贡物邀宠之徒，敢于效尤希宠。俭朴之风，上下相化，在开皇、仁寿之间，官吏均不穿绸缎，不饰珠宝；常服多为布帛，装带不过铜铁骨角制品而已。这种俭朴之风的形成，虽有“齐之以刑”的因素，但杨坚本人的榜样作用是不容忽视的。

杨坚建国之后，宽恤民力，轻徭薄赋，采取许多经济措施以巩固政权。开皇元年，即位伊始，就将官牛 5000 头分给贫民，帮助他们发展生产。第二年又颁布均田租调的新法令，继续推行北魏以来的“均田制”。规定一个成年男子受“露田”80 亩，“永业田”20 亩；妇女受露田 40 亩。永业田永为受者私有，露田在受者死后必须归还。还颁布“轻税入官”政策。“轻税”就是减轻农民负担；“入官”就是整理户籍，把所纳税物农户从地方豪族手中转为国家税户。开皇三年下令将百姓成丁的年龄由 18 岁推迟到 21 岁；丁男服役期限，由 1 个月减为 20 天。每户调入国库的绢由 1 匹（4 丈）减为 2 丈。这种富民政策，不到几年使隋朝仓库充盈，民康物阜。

《隋书·食货志》就记载当时“中外仓库，无不盈积”，京师“帑屋（钱库）既充，积于廊庑（室外走廊）之下。”隋文帝因之停征赋税，“以赐黎元”。这种雄厚的物质基础，为隋平陈统一全国准备了条件。

隋文帝即位不到 1 月的时间，就任命声名素著的韩擒虎为庐州（今安徽合肥）总管、贺若弼为吴州（今江苏扬州）总管，共同筹划平陈之事。其时因突厥为患，北方未安，无暇用兵南国。至开皇八年（公元 588 年）隋文帝才下令出兵，命晋王杨广、秦王杨俊及大臣杨素并任行军元帅。杨广从六合（今江苏六合）、杨俊从襄阳（今湖北襄樊市）、杨素从信州（今属四川）等地共征集地方总管 90 人，发兵 50 余万，由晋王杨广统一指挥。九年正月隋军渡过长江，贺若弼由扬州至京口，韩擒虎由庐江至采石，形成钳形攻势，夹击建康。2 月城破，韩擒虎率先入城，俘陈主叔宝，陈朝宣告灭亡。从西晋末年延续 300 年的南北分裂局面至此宣告结束，中国复

归于一统，这是隋文帝的一大历史功绩。

杨坚一生自奉甚俭，在封建帝王中实不多见，但晚节有亏。开皇十三年命杨素监造仁寿宫。其规模宏丽，《隋书》记载不详，唐初魏徵所写的《九成宫醴泉铭》有详细描绘。谓其“栋宇胶葛，台榭参差”，“珠壁交映，金碧相辉。昭灼云霞，蔽亏日月。”宫成，文帝命高颀察视。高颀回奏八个字：“颇伤绮丽，大损人丁。”总之，劳民伤财太甚。文帝因之甚为不悦。杨素甚为忧惧，乃叩请独孤皇后斡旋，说什么天下一统，功高日月，造此一宫，算不上什么耗费。杨坚是个极怕老婆的皇帝，皇后这么一说，他只得高兴起来，及去游观，又圣意大悦，赏钱百万，锦缎三千匹，杨素才祸中得福。开皇二十年废去任性奢华的太子杨勇，立矫为俭德的次子杨广为太子。故史家认为，隋朝的“乱亡之兆”虽然成于炀帝，但文帝已开其端。仁寿四年（公元604年）七月，卧病于仁寿宫的文帝，在杨广、杨素的控制之下猝然死去。据称，是二人谋害的结果。

## 独孤皇后的妒与贤

在历代开国之君中，惧内之甚者，莫过于隋文帝杨坚。

杨坚的独孤皇后，河南洛阳人，是北周大司马、河内公独孤信的掌上明珠。独孤信因见杨坚生有异相，英俊奇伟，知道以后贵不可言，就把爱女嫁给他。二人结成伉俪，恩爱异常，并立下誓言：“誓无异生之子”。如果把它理解为夫妻二人忠贞不渝，永不移情别恋，这

未尝不是人世间的一种纯情美德；但从立誓后的情况观之，誓言似乎专对杨坚而发。不准他拈花惹草，纳宠藏娇。禅代之前的杨坚不仅摒绝女色，就是禅代之后已成一国之尊的杨坚，面对无数的后宫佳丽，亦罕有亲近的机会。无怪杨坚曾以自豪的口吻对群臣说：“朕别无姬妾，五个儿子均为独孤皇后所生，是真正的骨肉亲情。不像前代君王有许多内宠，异母所生之子，必然有夺嫡争权之衅，导致亡国之祸。”不过杨坚晚年亦有耽乐之举，劳民伤财而修建的离宫别墅仁寿宫，即是他的俭德“鲜克有终”的表现。他在独孤皇后生前的“偶幸女色”，也是发生在仁寿宫里的事情。

尉迟迥的女孙，因美色而选入后宫多年。在长安宫中，或因恪守“誓无异生之子”的誓言，或因独孤皇后的严加防范，杨坚一直似乎无视她的存在。尉迟氏转入仁寿宫后，杨坚“见而悦之，因此得幸”。独孤皇后侦知其事，妒性大发。在杨坚临朝议政之时，率领嫔妃仆役，将尉迟氏鞭笞至死。这件事对初幸宫女的杨坚来说，是警告其下不为例；对媚君求宠的宫女来说，是以儆效尤，其核心问题，则是保护自己的专宠地位。从独孤皇后立场言之，于情于理也未可厚非。杨坚回宫即临尉迟氏寝处，见到的却是一具僵尸，虽然怒不可遏，但慑服于河东狮吼之威，未发一言，一气之下，独自离宫出走。杨坚一人骑着马从后苑出门，不择路径，信马所之，只觉苍茫一片，暗淡无光，马前的一抹斜晖，尚可分辨林木的高下，就是在这种混沌的感觉中，竟深入荒山野谷20余里。仁寿宫中却因丢了皇帝，闹得天翻地覆，幸亏高颍、杨素二位大臣，问清原委，查询踪迹，追随而至。君臣三人深山荒野晤面之后，面面相视，不发一言，惟

有唏嘘而已。在二位大臣看来，这毕竟是皇上家事，疏不间亲，评判谁是谁非呢？在皇上看来，身为万乘之尊，竟然不能保全所欢女子，是一种奇耻大辱。如泣如诉的虫鸣声，似乎渲染了相对无言的悲凉气氛；林中传来“不如归去”的鹧鸪声，又增强了徒唤奈何的叹息。驻马良久，杨坚才仰天长叹说：“我贵为一国之君，难道亲近一个女子的自由都没有吗？”这话像是自问，又像是在问高颍、杨素二人。高颍乘机劝慰说：“陛下不能因一妇人而轻天下啊！”杨坚在山中徘徊良久，在高、杨二臣的劝说之下，深夜才回到宫中。独孤皇后虽迎于阁内，置酒相欢，但始终未认阴杀宫女之过。在她看来，一个女子不管是贵为皇后还是贱为民妇，均应保护其专宠地位，何况杨坚和她还有“誓无异生之子”的盟约呢？

独孤皇后的这种妒性，不仅仅发泄在杨坚身上，对她的五个儿子也是防范有加，诸子之中有妾怀孕者，必欲去之而后快。她对太子杨勇的家庭生活，尤为注意。史称太子杨勇多宠妾，正妃元氏，是皇后亲自选择的爱媳，可太子爱薄恩疏，而对偏妃云氏昭训，宠幸倍加，一切礼仪恩赐均优于元氏。不知是元氏素有心疾还是失宠的家庭生活抑郁而成，心病两日即溘然长逝。独孤皇后怀疑是云昭训阴谋毒杀，耿耿于怀，从此认为太子德行有亏，不堪君临天下。在次子杨广的多方挑拨之下，遣人伺其过失，让杨坚废太子杨勇为庶人。

高颍是杨坚的股肱大臣，和独孤皇后的父亲过从甚密，待字闺中的皇后对高颍礼遇甚殷。高颍夫人死后，纳妾生男，独孤氏以为不忠于原娶，督使杨坚借故将高颍罢官归里，在妒妇史中实属罕见妒例。史称独孤皇后“见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，必劝上（杨坚）斥之。”所

谓“诸王”，是指她的五个儿子，行使家规母训，禁止儿子纳妾生子，有理可言。至于“朝士”，乃朝中大臣，在多妻制的封建社会中，纳妾生子，要遭到丢乌纱帽的惩处，实属罕见之事。由此可见，独孤氏是封建社会中一夫一妻制的捍卫者。

独孤皇后除“性尤忌妒”之外，还有贤明达理不让须眉之处。有一次名叫阴寿的幽州总管将一匣价值800万的明珠献给独孤皇后，她义正辞严地说：“这不是我所需要的东西。当今突厥为患，生民涂炭，大敌当前，前方将士抗敌辛劳备至，不如把这匣明珠，分赏给有功将士。”将士闻之，欢呼万岁。百官闻之，赞誉备至。皇后与文帝，恩爱异常。史称“同及宴寝，相顾欣然。”杨坚每次上朝，皇后一定随辇送到殿阁之外才返回宫中，还使宦者暗中窥探文帝为政之得失。若有失误必定提出匡正意见，对杨坚施政“多所弘益”；但她从未擅权干政，总是让杨坚知其错而改之，自己暗藏幕后，弼违匡谬，是正非讹。人都督崔长仁是独孤皇后的中表兄弟，犯法当斩。隋文帝国他是皇后亲戚之故，欲赦其死罪。皇后闻之正色说：“国家大事，按律处之，怎么能枉国法而顾私情呢？”崔长仁则依法处死，这种大义灭亲的行为，当时传为佳话。皇后的同父异母之弟独孤陀，用猫鬼巫蛊之术诅咒皇后，依律当处死刑。皇后为此废食三日，向文帝求情赦免。她说：“陀若犯蠹政害民之罪，妾决不为之求情。今因咒我而处死，妾心不忍，请免他一死。”独孤陀因之减去死刑。这种公私有别、恩怨分明、通情达理的豁达行为，满朝文武为之折服，故当时“宫中称为二圣”。史称文帝对独孤皇后“甚宠惮之”，即是说对她又爱又怕，这话是有道理的。

仁寿二年（公元 602 年）八月，独孤皇后逝于永安宫，年仅 50 岁。此后，文帝宠幸宣华夫人陈氏、容华夫人蔡氏，“上颇惑之，由是发疾”。即是说因耽宠女色而伤龙体。到病危之时，文帝对待臣说：“若皇后在世，我不会落到这种贪色亡身的境地啊！”杨坚此话，可以说是“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”

### 杨广施奸夺位

隋文帝杨坚禅位之后，即立长子杨勇为太子。杨坚有五子，鉴于北周王室势孤力薄而亡的历史教训，便封诸子为王出任各州“总管”，平时管理地方政务，战时为行军元帅，保国勤王。杨坚这种治国谋略，是寄长治久安的厚望于诸王身上。惜乎事与愿违，诸王坐大擅威，太子势反卑弱，是隋朝速亡的致祸之源。这是杨坚始料未及的。

太子杨勇被废，一因“率性任情”，恶习昭著；二因宠爱云妃，失欢母后。但他遭废的主要原因，则是晋王杨广施奸夺位的必然结果。

杨广，是杨坚的第二子。史称“弥自矫饰”极善伪装。他侦知父皇母后对太子的俭朴仁孝有亏、奢侈淫乐无度行为严加责备之后，便将自己伪装成俭朴仁孝的化身，不近声色之娱的圣者，以取悦于父母。为此，他每次自扬州来京，衣敝服、乘旧车、驭驽马、使老仆，对父母嘘寒问暖，恪守人子之道。他得知朝中对太子亲群小而疏大臣颇有微辞，故每次来京必拜见权臣显宦，卑辞屈礼，貌极谦恭，赢得满朝的赞誉。每次离京之前，

一定进宫辞别母后，演出一场场依依惜别的滑稽剧。一次，他辞别母后时呜咽地说：“儿臣就要回扬州镇守有限之地了，一想到要离开父母，恋亲之情便油然而生。离开此地，不能晨昏侍奉，痛苦至极。再拜之期，又不知是何日何时啊！”说完以后还俯伏在地，装出涕泗横流、哀伤至极之态，使得老母也“泫然泣下，相对嘘啼。”母后动了感情，泪流满面地说：“你守方镇，我住京师。我已老迈，不知今日别后，能有再见之时否？”杨广见到自己的表演已收成效，便施展谗毁太子阴谋。他故作委屈哀伤之状对母后说：“儿臣性本愚钝，十分看重兄弟手足之情，但不知因何得罪于兄长，失爱于东宫。他衔恨在心，欲加屠戮，使我成天提心吊胆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担心祸从天降，不能嘘寒问暖于双亲之门。”皇后闻之怒不可遏地说：“犬子行为令我难耐。我为他选择元氏为妻，是为了杨家基业的兴旺发达。他竟不和元氏做真正夫妻，却宠幸阿云（云妃昭训）。元氏本无病痛，忽然暴亡，定是遣人投毒，致此夭亡。事已如此，我未加苛责。今天对你又怀不轨之心，怎能漠然不理呢？我活着的时候，他竟如此放肆；我死之后，岂不鱼肉相待么？”皇后越说越急，越急越气，最后竟气急败坏，说不出话了。杨广出宫之后，以手加额，庆幸自己的成功表演。

杨广这次来京，谮毁了太子，美化了自己；动摇了东宫地位，扩大了自己的影响。他回到扬州以后，便加速施展夺位之谋，与扬州总管司马张衡、寿州刺史总管宇文述共谋其事。宇文述曰：“废立之举，国之大事。它动摇父子骨肉亲情，易起兵戈杀戮之祸，必须要有肱股大臣，能左右圣意者与之合谋，或能成事。今朝臣之

中对皇上能施影响的惟有杨素；而杨素之谋士乃其弟杨约。我与杨约旧有交往，请朝京师，与之结纳，共图其事。”宇文述携巨金至长安与杨约酣饮博戏，每博佯输，杨约尽得其金，起而称谢。宇文述因而对杨约说：“此乃晋王赐公之物。”杨约问：“这是何为？”宇文述尽申废立之意。杨约归与杨素说：“今太子失爱于母后，主上素有废黜之心，兄此时能建大功，则可长保荣禄。一旦太子用事，恐祸至无日了。”杨素本为凶险之徒，闻之大喜说：“我的智思，怎么想不到这一点，幸好你启发了我。”杨素借入宫侍宴之机，称誉晋王孝悌恭俭，以揣后意。皇后泣曰：“公言极是，此儿大孝，每闻皇上和我遣使将到，必迎于境首。谈到与父母分离，无不泣下。不类勇儿，只知酣饮游乐。我深恐他谋杀其弟哩！”杨素乘机诽谤太子种种不肖之举，皇后由于杨素话语投机，赐金赐物，更加坚定了她的废立之愿。杨坚在仁寿宫，命杨素往东宫观察太子动静。杨素故意使勇良久以待，激怒于他。杨素回奏说：“太子怨望之情，形于颜色，恐有他变，望严加防察。”皇后又遣人窥伺东宫，行介之事，亦加夸饰，构陷其罪。文帝惑于邪议，遂对杨勇疏远猜忌，从玄武门到至德门，派人监候，防其动乱。又将太子侍从，斥去健儿，只留老弱以供驱使。晋王又令亲信段达结识东宫幸臣姬威，略以重金，令察太子动静密告杨素。姬威乃出首状告太子意在追求奢侈，欲将樊川（今属陕西）至大散关大片土地辟为苑囿。并诬陷太子曾说：“皇上每责我嫔妃过多，和陈叔宝相比，还差得远哩。”还诬告太子传巫者卜筮之言说：“至尊忌日（文帝死期）在开皇十八年，此期甚近。”开皇二十年（公元600年）文帝召集百官宣布废除杨勇太子之

位时说：“此儿不堪承继基业已久，皇后劝我废之，我望其悔改，隐忍至今。我虽德惭尧舜，终不能将杨氏天下付此不肖之子。我常害怕他加害于我，如防大敌。今欲废之，以安天下。”文帝使人召杨勇于武德殿，宣读废黜之诏。杨勇首则痛哭流涕，继而手舞足蹈而出，类若疯癫，左右莫不怜悯，但默不敢言。随之立晋王杨广为太子，且将杨勇交给杨广看管，使囚禁于东宫。杨勇遭废以后，情实不服，频请面见父皇，以陈冤屈，均被太子遏阻，不得奏闻。杨勇无计所施，乃爬上大树，大声喊屈，希望父皇听到接见自己。文帝果问其故，杨素伪奏说：“杨勇情志昏乱，为癫鬼纠缠，无法治了。”文帝果然信以为真，不允杨勇面陈冤屈之请。

仁寿四年（公元604年）七月，隋文帝卧病于仁寿宫里，杨素与兵部尚书柳述、黄门侍郎元岩奉命入宫侍疾。皇太子杨广虑有不测之事发生，乃亲笔给杨素写信询问仁寿宫内情。杨素一一写明相告。不料宫人将杨素密件误送杨坚病所，文帝见后始而大惊，继而大悔，再而大怒。此时才醒悟过来废勇立广乃杨素等人阴谋策划的结果。捶床大叫：“枉废我儿。”皇后逝世，文帝宠幸陈贵妃。这天早晨陈贵妃出外更衣，被太子杨广所强暴。贵妃泪流满面入宫告知“太子无礼！”这时的文帝更是怒不可遏，即令内侍急诏废太子杨勇前来侍候。杨广计无所出，谋之于杨素。杨素调派东宫宿卫包围文帝寝所，所有出入之人均须宇文述、郭衍首肯方可放行。又令张衡入宫侍疾，第二天文帝便猝然死去。史称杨坚之死，乃杨广弑君自立，不为无据。文帝死后，杨广秘不发丧，伪造文帝遗诏，赐故太子自缢而死，追封为房陵王，不为立嗣。杨勇有十个儿子，长曰杨俨，封长陵

王，炀帝即位后长使随侍左右，乘外巡之际，毒死于道。其余三弟均流放于岭南，不久又使人杀掉。熟悉杨坚猝死内情的兵部尚书柳述和黄门侍郎元岩，杨广借故投狱后，流放蛮荒，亦折磨而死。

## 运河工程

隋炀帝为了在政治上巩固南北的统一，军事上保证军需的供应，经济上沟通南北物资的运输，于是利用天然河流和历代开通的旧有渠道，拓宽疏浚，从而形成贯穿东西南北的大运河。

早在隋朝建国初期，文帝为了解决南粮北运以及输送江南丰富的物资至关中和京畿等地，以增强新王朝的经济实力和巩固隋杨政权，乃于开皇四年（公元 584 年）命宇文恺征调民夫开掘广通渠。渠长 300 多里，引渭河之水穿过大兴城（今陕西西安市）而东至潼关，解决了关内的漕运难题。开皇七年（公元 587 年），文帝又征调大量人力，循着春秋时吴王夫差开掘的邢（音 hán）沟旧道开辟山阳渎。这段运河南起江都（今江苏扬州），北达山阳（今江苏淮安），沟通长江和淮河两大水系。隋文帝利用山阳渎运兵运粮，为用兵江南统一全国作好了准备。山阳渎开通的第二年隋即出兵灭陈。它对兵力的调动，后勤的供应是起了作用的。

隋炀帝开凿的运河，可以分为三段，即中段：自河南洛阳到山阳，名为通济渠。再从山阳起，连接隋文帝所开辟的山阳渎并延伸至江都的扬子（江都县南）而进入长江。北段：从洛阳北通涿郡（今北京城西南），名为

永济渠。南段：自京口（今江苏镇江）到余杭（今浙江杭州），称江南河。由此可知，这条大运河是以洛阳为中心，北起涿郡、南达余杭，沟通了海河、黄河、淮河、长江、钱塘江五大水系，西连关中盆地、北抵华北平原、南达太湖沃土，长达四、五千里，是世界上伟大的水利工程之一。

大业元年（公元 605 年），隋炀帝命尚书右丞皇甫议征发河南、淮北诸郡农民共达 100 多万开掘通济渠。自西苑（今洛阳县西）引谷水、洛水达于黄河。再从板渚（今河南汜水县东北）引黄河之水经荣泽（今属河南）流入汴水。又自大梁（今河南开封）之东引汴水入泗水（今安徽境内）而通到淮河，并由淮河入邗沟到达江都。再将邗沟向南延伸至扬子而与长江汇流。河宽 40 步（6 尺为 1 步），约为 240 尺。河的两岸筑为御道，道旁植以杨柳。自长安至江都，道上设置离宫 40 多所。隋炀帝三幸江都均在此河乘龙舟东下，所以通济渠又称御河。通济渠是大业元年三月二十一日开工，同年八月十五日隋炀帝即乘龙舟东幸。全部工程只花 171 天时间，工期之短，劳役之繁，死伤之众，在治河史上均前所未有。

大业四年（公元 608 年），炀帝征发河北军民百余万开掘永济渠（今名卫河）。史称：“引沁水南达于河，北通涿郡。”考沁水本为黄河的一个支流，无须人“引”。其实炀帝是开掘沁水上流，经过河北内黄、大名、临清、清河、武城、恩、德、吴桥、东光、沧、青等县，与清、淇二水相接，而通涿郡。因隋炀帝曾于大业七年（公元 611 年）二月由江都御龙舟，入通济渠而至涿郡，所以隋人也称永济渠为御河。

大业六年（公元 610 年）炀帝征发江南百姓，开掘